

資

廣

料

東

文

52

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K250.6

6
2:52

bbk 125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五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439618

责任编辑：谢镇铎 黄国建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五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1,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8-00614-2/K·2

统一书号11111·222 定价1.90元

目 录

孙中山先生主持纽约同盟会成立及其 活动概况.....	梁 添口述 陈庆斌笔记 (1)
孙中山先生北伐随军纪要.....	张铸铁 陆壮游 (4)
孙中山创办中央银行的前前后后.....	邵仲池 (8)
反袁讨龙时我率领番禺舰起义 的回忆.....	何梓棠口述 梁光复笔记 (22)
我在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和听孙中山 先生讲演的回忆.....	何元恺 (27)
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的回忆.....	梁 岱 (82)
记抗战初期从(化)潞(江)地区 的开辟工作.....	集体回忆 徐 青执笔 (45)
民盟越南河内支部的活动情况.....	郑 衡 雷 奔 (54)
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	牟龙光 (63)
肝胆照人的饶彰风.....	刘添梅 (75)

刘思慕传略..... 刘士昀 刘士璋 陈古海 (118)

回忆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和到广州建立

新华书店..... 吴 仲 (176)

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概况..... 李益三 (204)

解放前三十年间之华南象棋界..... 邱秉桢 (225)

孙中山先生主持纽约同盟会 成立及其活动概况

梁 添口述 陈庆斌笔记

早在一九〇八年以前，朱卓文衔孙中山先生之命，常从旧金山到纽约来向侨胞宣传革命，鼓舞侨胞共同投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当时在纽约的部分侨胞，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表拥护，特别是一些对孙先生很敬佩仰慕的侨胞，更显得热诚积极。据我所知，当时就有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在纽约开设面厂的黄溪夫妇、鹤山人画家李铁夫、新会人赵公璧、吴朝晋和周超等人。他们以黄溪为首，正在酝酿在纽约组织同盟会，我因与吴朝晋系同店共伙的关系，由吴朝晋介绍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当时由于这种活动还是秘密的，故不可靠的人就不敢邀约参加，只能是暗中联系一些知心朋友和亲戚加入，因此参加同盟会的人数并不很多。到这年冬，恰逢孙中山先生由伦敦赴美洲，曾在纽约停留了一段时间，而在纽约正酝酿筹备同盟会成立的同志，便趁中山先生来到纽约的机会，即决定在一九〇九年除夕之夜假座黄溪同志家中敦请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纽约市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开幕仪式。当晚参加叙餐的除中山先生外，其余十二人皆是参加同盟会的同志。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人有：周超（开平人，是在纽约专招呼接引华侨来往美洲各埠做翻译的）、吴朝晋（新会

人，是与我一起开设餐馆的）、李铁夫（鹤山人，画家）、赵公璧（新会人，开杂货店的）、谭赞（新会人，开设面厂的）、吴赞（新会人，开洗衣店的）、马兆（台山人，开洗衣店的）和黄溪夫妇与他们的义子某某（开洗衣店的）及我，另一位姓名已记不起了。席间，孙中山先生讲了话，主要是说同盟会的目的是要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以及必需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道理，最后还讲到在不久的将来，国内将有起义的革命行动出现（即指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并要各同志热烈支持这次起义的革命行动。当时吴朝晋和我就立即响应号召（我在美学过几个月的飞行，又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过），请求回国直接参加这次的起义。中山先生则以我们这时由美洲回祖国路程太远，不如留在美洲进行革命活动，这也同样是很重要的革命工作，特别是向侨胞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侨胞支持革命，都是很迫切的工作，婉劝我们仍留在美洲，在原来的工作中积极对侨胞宣传革命，募集捐款，接济国内的革命事业。于是在座的各同志即席按自己的能力，踊跃输捐，当时我也认捐了三十美元。

同盟会美洲总部纽约支部成立之后，推选了周超同志为部长，吴朝晋为副部长，李铁夫为书记，赵公璧为财务。会址则仍暂设在黄溪同志的家里（纽约勿街四十九号）。

后来，从胡汉民等自香港拍来的电报里，获悉广州新军起义遭到失败的消息，纽约同盟会的同志极为悲愤。从此大家对宣传革命、推倒满清以及筹募捐款更为积极，以冀义旗再举，革命得到早日成功。直到辛亥武昌起义之后，黄克强与胡汉民两人由香港来电告知我军已光复南京，建立民国，并即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喜讯传来，当时纽约同盟会的同志十分兴奋，除各自踊跃捐款，以示热诚拥护革命政府外，更加

广泛地展开募捐活动，支持革命（我当时就认捐了三百美元，在各同志的捐款中以赵公璧和吴朝晋二人所捐数目最多，惜已记不起实数），我们随即在纽约勿街八号赵公璧铺栈内将所集捐款总数约六、七千元汇往香港黄克强与胡汉民转交给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同盟会为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及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曾广泛发动侨胞在新年时举办话剧演出及舞狮子游行等群众性的庆祝活动。

此时，纽约同盟会的组织已逐渐发展壮大，参加组织的同志已达二百人。其后依照国内的情况，同盟会经历改组为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两个时期，由赵公璧负责。支部地址改设在纽约勿街二十号，中华革命党时期并且创办发行定名为《民气报》的报纸，当时我也是倡议办报发起人之一。该报初期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号召侨胞团结起来拥护革命政府，和全国同胞一起建设新中华。过去侨胞对祖国的情况不易了解，而自《民气报》出版后，通过报纸报导了许多国内的革命消息以及家乡的一些新闻等，侨胞对此极为满意，多人都来长期订阅。

《民气报》报社初设在纽约包利街十四号，以谢英伯为首任报社编辑，工作人员除谢外，还有书记和排字工人各一人，规模甚小。国内消息多剪用国内报纸的新闻。初成立时为周刊，后改为日报。《民气报》正式成立后，中华革命党支部亦即迁该处，以后报社购置了印字机，并向安良堂购入了一批字粒，自行印刷发行，于是支部和报社又全部迁至飘露街十六号内。

上述只是我所能忆及的有关纽约同盟会成立的经过情况，写成书面，仅供参考。

孙中山先生北伐随军纪要

张铸铁 陆壮游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北伐军事，先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从广州率部队出发至桂林，决定由桂林取道湖南出长江，因陈炯明阻挠于后方，赵恒惕反复于前线，此路不通，不得不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改道韶州，分三路向江西疾进，果然不及二旬，赣州克复，吉安震动，南昌陈光远已整装思遁，西北阎冯诸军亦密图响应。岂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致战局全变，功败垂成。这一次孙先生北伐之功亏一篑，对我国整个历史关系极为重大。

孙先生一九一七年初期护法及一九二五年的北京治丧，尝参预其事，著有“天南护法记”及“孙中山先生辞世纪”各四卷，凡三十万言，当时事实，不计其大小，以至图表摄影等搜罗无遗，未及印行，遭倭寇之劫，片纸不存。孙先生北伐时，我正在策划西北，不在军中，亦收得不少资料，而存下者有限。三十年前在白下，遇当时大本营秘书汕头张铸铁君，他曾日夕追随孙先生左右，亲见一切，遂请其笔录大概，我为之润饰并加注释。因张君是党员，故以总理称孙先生，不为改削。原记中亦有极微细之点，表面似与政军无关者，但可从中看到孙先生的真正生活，故一字不遗的录出，供治史同志参考。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上午，当细雨霏微，军乐悠扬声中，在广州市总统府随总理乘汽车赴天字码头（按我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在广州时，全市无一汽车，仅长堤有马路一段可行人力车，其余域内外各街，陆上交通只有轿子。彼时孙先生外出，亦乘简便的藤轿。乃不及数年，在军府主持之下，建设猛进，全市可通汽车矣），登宝璧舰，取道梧州、桂林，誓师北伐。舰上职员分文官处及参军处两组，由参军处负责处理一切事务。舰行未久，忽发现舰上有歹人混入，众骇然，后由参军处严查，始悉有党员欲乘舰赴梧，事前未通知参军处，故发生骚扰，旋告宁息。按国民党办事，纪律秩序，向不甚佳，致主帅舰上，有人混入。至于少数党员之欲趁船赴梧，并非故意贪小便宜，实因缺乏川资，不得不如是。据我所亲知目睹，国民党旧党员之最初加盟者，大都抱救国之愿，艰苦卓绝，在清末时之躬冒万难，出生入死无论矣，二次革命后（一九一三年）以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前之十数年间，亦大都过非人之生活，在上海地下工作之人数最多，西炮台之碧血已成渠，其幸存者莫不面有菜色，隆冬出门，往往仅穿单长衫一袭，相嘲曰“扯旗杆”，即高级的中坚同志，困苦亦同，沧州张溥泉（继）曾位至国会议长，及亡命东京，亦每日汲水自餐也。当护法初期，军府初立，收入毫无，四方党员之赴义岭南者，限于环境，均不得效力机会，伏处客舍，困顿万状，竟至数日仅得一粥。后曾任南京市长之何民魂，笔名啼红，某日由人介绍以所编剧本托我售于报社，一日乘道过访之，何在床上揖余曰：“对不起，无袴不能起身也。”又前任甘肃行政督察专员之胡抱一，当时因在粤落魄，单身步行至湘之衡州，复不遇而归粤，中途遇盗，一物不存。这样遭遇，几乎每个党员碰到过，不胜追记。

舰抵梧州，总理驻节于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所建之耀武上将军行署，随从人员亦同居署内。总理即电南宁陈竞存（炯明）来梧商议出发事宜，待之数日未来，总理以军事重大，不便久延，即亲赴南宁，晤竞存，同其返梧。抵署时，见竞存衣绒单衣，戴眼镜，持手杖，昂然并总理肩直入。说者谓竞存之跋扈，早酝酿于征服广西时期中矣。

总理赴南宁时，适容县县长饷总理沙田柚两大箩，各同寅以总理外出，该柚弃置可惜，争欲一尝特殊土产为快。詎柚性过寒，同寅中有多食者，均感腹痛。

总理驻梧时，曾得张雨亭（作霖）函，表示与总理联络，并派姜登选来桂接洽一切，总理即派姜君为参军处参军。一九二五年孙先生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梁启超即据此指摘孙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大书特书于当时反动报纸之《晨报》，翌日梁来行辕致唁，我时任治丧处招待，当时以此严诘之，梁面红耳赤，俯首无言。时我年少气盛，加以观者如堵，人人称快，梁狼狈不堪，汪精卫出任调解，始得退出。姜登选后任安徽督军，为郭松龄妒杀。

总理与竞存商议毕，即向抚河出发，由警卫团长许济、何梓林二人担任警备事宜。每日宿营地点暨特别口令，先一晚通知每船，给养预日分发。大小船只数百，沿抚河鱼贯徐行，军容整肃，沿途民众，观者极盛。向抚河出发时，同寅等所乘船只，均由参军处指定。与我同船者为于若愚（哲士）、彭晟（薛青）、谢启（尹先）等四人，船甚小，除船夫外，仅可带杂役一人，供炊爨，杂役殊钝，乃约哲士等分担工作，每人炊爨一天。我于工作完毕，即取衣箱暂作小棹，推篷透光，草随军日记数百字。

船行时，各同寅以蜷伏船中，殊觉苦闷，当清晨船未启碇

时，即登陆沿岸行，领略山景。总理暨文官长亦均舍舟而陆，参军处先派警卫团一部分先行警备，复派一部分在后护卫，沿途安谧。至抵达参军处所指定宿营地点，即暂事休息，待船到始下船。因溯江而上航，经各滩由船夫牵缆，船行比人行尤缓，故陆行者每在指定宿营地点待船来也。

船抵昭平时，县长暨民众开欢迎会。胡展堂（汉民）先生在县城购布鞋，折枝作杖，短衣沿岸行，有时在岸上小憩，取饼饵作午餐。

一日，余偕陈策（筹硕）、招桂章沿岸行，忽闻在后约里许有喇叭声甚急，筹硕愕然四瞩，余骇询之，云系紧急号令，后方似有异动，嘱余缓行。未几警卫团至，始知乡人报告附近有土匪蠢动，经军队沿途搜索，已逃窜无踪。

总理溯江而上，到达泊船地点，即偕副官黄惠龙、马湘上岸巡视，借察民众风俗，顺浏览风景。时平乐一带，以地方甫定，土匪仍出没无常，总理船先泊岸，仍上岸巡行。未几，展堂先生船亦至，得悉总理已上岸，遽邀之返。

连日陆行，颇有倦意，因卧船中。将抵平乐时，舟子忽指沿岸削壁，谓余曰：“此马山也，在粤西极有名”。余仰观之，船之右岸，削壁寻丈，平坦如巨灵劈，洵为壮观。壁中有石凹入，成一马形，若伏时将起状。舟子云：“山壁共有八骏，此不过八骏之一耳。”

舟经大墟时，余偕蒋国宾（雨岩）、孔庚（雯轩）等约十人同行，时用早膳已久，各人均感腹饥，因赴墟集小馆觅食充饥，盘餐一来，霎时尽罄。

行经龙门时，余约李禄超往墟集购食物，以备晚餐。至墟，无物可购，仅各购鸡一只，用杖挑之，徐行至指定宿营地点码头

上待船，至末几，总理船先至，总理立船首见禄超与余各手鸡一只，微笑云：“禄超偷鸡呀！”余即答曰：“在前数里墟集所购得，用以佐晚膳者”，相与一笑。

抵阳朔时，渔舟错杂，鸬鹚满滩，斜阳倒影水上，幻作片片金鳞，绝好一幅画图。舟泊阳朔城畔，城近水处，有削壁寻丈，壁上擘窠大书二字，笔划遒劲，陈无竞曾经有诗咏之，惜已忘却。城为三角形，距城数十丈，有山石突出逾丈，适对三角城当中。

城内有山极大，山下有岩，俗名仙人岩，余同黄惠龙、马湘等往游。岩内深邃黑暗，可容千人，洞高七八尺或丈许，石钟乳倒垂，触目皆是。惠龙以电筒为导，行数十丈，咸有戒心，遂折回，当时惜未穷其境，颇为憾。

昔人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时尚未到桂林，不能引为比较。然山势奇绝，嶙峋怪状，他省诚不易见也。

抵桂林，寓皇城，布置颇整洁。当筹备时，系由王乃昌集议，发行铜元票若干，作筹备费，总理颇赏识之，派作大本营参议。大本营即设于皇城，城内建筑广逾数亩，余与薛青寓楼下，总理与展堂、少白诸先生寓楼上，未几，孙夫人由粤来，总理遂辟楼上右边余地作卧室，由副官黄惠龙、马湘每夜轮值。惠龙尝对余言，总理体质强健，精力过人，倘清晨见头发竖起时，怒发冲冠状，即知其工作之忙矣。

展堂先生与少白先生因组织国民银行事，颇持意见。嗣国民银行成立，总理派伍某为行长，是少白先生所介绍。当拟具该银行章则，呈报备案，各职员待遇，比较其他职员为优。展堂先生在预算上批云：“行长俸给高于部长”，事为少白先生所知，认为有意挑剔，怫然不悦，迳返广州。总理挽留无效，遂与钱行，而曹

亚伯亦相率离桂矣。

在桂林各军队，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辖李明扬、赖世璜两师），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一时军容极盛。

展堂先生时为文官长，每日，天未明即起，洗濯后，作柔软运动，再进牛乳鸡蛋，旋赴办公处批阅公牍，每朝必拟密电报若干纸，交余译发。午饭后，屏却随从，往粤军总司令部与许汝为总司令下围棋，奕毕返部，下午略有宴会，每日率以为常。

除夕，桂林下雪颇大，余晨起登楼，开窗远眺，独秀峰叠彩岩观音岩诸山，均为雪盖，顿成银世界。桂林地居南方，御寒设备甚简单，卧室间亦每为朔风透入，寒气砭入肌骨。未几，太阳当空，积雪全消，曾有除夕咏怀绝句四首，仅记末句云：“一天风雪压吟肩”，盖纪实也。

陈人鹤（群）奉总理派为党务处长，先期出发桂林，寓凤凰街五号楼上，与吴醒亚、费哲民同居。地方轩敞，余时过从，创独秀诗社。休沐日，即约同寅在寓唱和，多作闽派诗钟，极一时之盛。与会者，均属各省知名之士。嗣后组织扩大，或迁往越台酒家，或叠彩岩，与会者愈众。四月返师时，此会遂无形取消矣。

杨少炯约往叠彩岩小叙，并即席联吟诗钟，裙屐联翩，与会者二十余人。余尚忆拈出第五唱莺席两字，少炯方倚岩构思，岩有小孔，小蛇从孔出，以舌舔少炯颈，觉奇痒，即以口涎涂之，愈涂愈痒，回首略视，见小蛇昂然伸舌，大骇，举物扑之，蛇隐洞内，而颈上隆然肿矣。

独秀峰在城东明靖江王旧邸后，山前原有宫墙，东华门西华门分列左右。从棘墙右转北数武即山麓，平地孤拔，树木苍秀，旁无坡阜，周围约里许，高数十丈，距余室后仅十余丈，为桂林

名胜之一，时从总理登临也。寻石级登五十步小憩，鼓勇而上，又五十余步，汗浹气喘，而总理反安然若无事，足见其精力过人。半山有庙宇可息足，憩石蹬，俟喘止，即再登，每十余步一息，螺旋而上。石壁皆有题诗。历三百二十余级，至其顶，眺城内诸峰林立，莫可名状，真奇观也。夕阳渐落，黑云隐隐起西北，扪壁而下，寻山脚迤迤而东，题名甚多。有一岩洞宽广十余丈，昔颜延平曾守此郡，读书其中，篆刻“宋颜公读书岩”六字，又有太平岩雪洞，皆不能至。当大本营未成立前，军队每借此处作枪毙囚犯之地。十一年一月一日，总理与各同志拍照，有一卫生队员，见独秀峰风景甚佳，乃约拍照师前往拍照。

在桂林时，美洲华侨馈总理以蛋糕，径约二尺。总理即束约文官处参军处同志聚食，由总理报告赠送之经过，并由孙夫人持刀亲剖，交由副官分赠各同志，聚食一堂，备极一时之盛。时关杰卿师长以卧病不克与会，嘱余将糕交吕春荣带返。当时文官处同寅陈无竞、林弑，均有赐糕之咏。

总理于军事馀暇，即召集各同志在礼堂讲三民主义，当时笔述者为陈人鹤、陈海瀛、陈似。述毕，呈由文官长转呈总理，加以修改。乃取陈人鹤所述者，即批付梓，分赠各同志。韶关之变，书遂遗失，不可复得矣。

办公室下，有卫士数名，出入必呼口号，立正致敬。卫士站立地点，距总理室甚近。余每与文官处同寅出外宴会，深夜始返，卫士呼口号时，声颇宏壮，当总理熟睡，亦为惊醒。总理向副官查询，何以深夜尚有许多人往来？余深自惭愧，嗣后夜返时，先嘱卫队勿呼口号，致扰总理清梦也。

总理赴桂林时带有象牙象棋一副，暇时即邀同志奕一局。余每与陈少白先生奕，多数负局，嗣少白先生与展堂先生发生芥

蒂，偕曹亚伯匆匆返粤，余奕棋亦辍矣。

大本营经费，全恃廖仲恺先生在后方筹划，接济无缺。然仅为普通一般费用，倘至战争时期，军费尤多，即仲恺先生一个人亦未易肩此重任。时竞存对北伐颇不赞成，关于筹拨经费，屡电竞存磋商，均未得要领。一日，忽有电来，云允代筹军费一千万，军械若干。总理阅电颇喜，然竞存终为金壬所挟持，遽尔反悔，此不独为竞存惜，亦为党国前途惜也。

时湖南督军赵恒惕，事前与总理颇有接洽。总理莅桂林，即屡电赵先行出师，收复武汉。赵复电，每以饷械支绌为辞。嗣派参军胡毅生、副官宾镇远、王文翰与赵接洽，胡参军等至衡州，先用电报往返磋商，亦无结果。嗣悉其与北方政府勾结，虚与大本营委蛇，总理即毅然回师，取道韶关北伐。

在桂林未改道北伐之前，先派粤军一部分赴柳州一带巡防；总理在桂林处理完毕，即下令改道北伐。

由桂林沿漓江直下，师行极速。忆从梧州抵桂林，为期二十二天，每日登陆旅行，殊感兴趣，并可随意赏览各处风景名胜。此次由桂抵梧，船行仅四天半，余与展堂先生、李禄超、彭蘅青同船。展堂先生除阅书外，即邀禄超与余奕象棋。一次展堂先生与余对奕，禄超在旁观局，余连输两局，第三局余占优胜，展堂先生势将败北，乃连吸纸烟，苦心焦思，余偶大意，为展堂先生所攻，转败为胜，色然喜。奕毕，余与禄超在鸂首闲谈，禄超谓余曰：“汝完全无心奕棋”，余笑曰“奕棋属游戏事，似不必在此争胜负”，相与一笑。

船抵梧州，魏邦平（荔堂）等来谒文官长，在船上作一度之会议，旋决议回师肇庆。

师抵肇庆时，禄超介绍姚观顺来谒总理，同寓船中。总理即

电竞存，着其来肇。旋得复电，准一日来肇。余译电后即呈总理，阅后色颇愉快。余以为经一度会晤后，纵有误会，亦可以此涣然。乃逾期不至，嗣悉为洪兆麟、叶举所挟持，迄未果行。

总理见竞存不来，乃亲赴广州，而竞存已避惠州矣。乃免竞存省长职，而以伍秩庸先生继之。余等均赴观音山办公。

总理在广州部署稍毕，于五月六日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向韶关驻节。时粤军第一路军司令黄大伟（子英）由粤西赶至，匆匆上车晤总理，副官司徒非与黄司令素未谋面，未悉为何许人，制止登车，黄司令盛怒之下，遽批司徒颊，适胡参军毅生赶至，声明从前未晤过司令，故有此误会，偕同登火车。（按黄大伟为非常骄诈自大的人物，目中无人，忆一九一七年在广州，他任大元帅府参军，自觉了不得，江苏众议员茅祖权在背后戏呼为“黄大伟人”。司徒副官颇能尽责，竟打击之。黄大伟不久在北伐失败后，叛离军府，通电斥孙先生不如张角、王朗，及一九二五年北京治国丧时，始敢来弔，同志者皆鄙之。）

抵韶后，余与谢心准同一卧室。心准嗜酒，谈锋甚劲，且好看相，并决余十年后在社会上当有建树。

总理组织大本营时，参军长一职，尚乏相当人选。毅生颇思此席，迄未实现。适吕超（汉群）由湘转韶，趋谒总理，即以参军长一职升之。

总理抵韶后，派姚观顺参军兼卫士队长，将卫队加以训练，由姚参军每日抽调一部分，实施射击各种训练。时各军奉命，陆续集中于曲江、南雄、仁化等处。集中完毕，分作三路，同时向江西进攻。许汝为率领第二军全部暨第一师梁鸿楷部、福军李福林部为右路，由南雄经大庾岭向南安进攻。黄子英为左路，率领全部由仁化向崇义上犹进攻。三路均向赣州推进。时左